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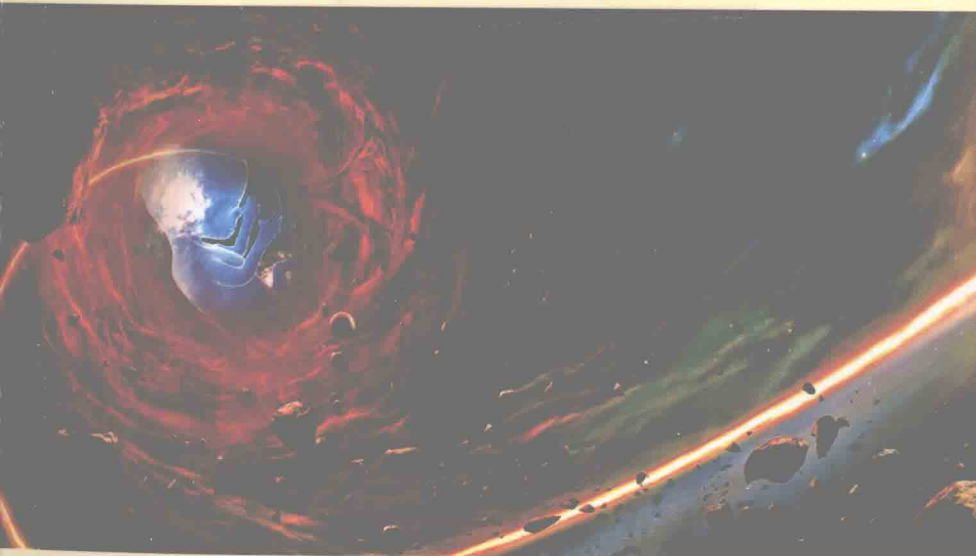


ЖУК В МУРАВЕЙНИКЕ



蚁巢里的甲虫

【俄】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著
李志民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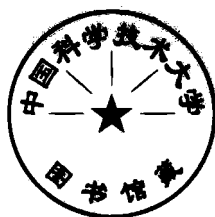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ЖУК В МУРАВЕЙНИКЕ



蚁巢里的甲虫

【俄】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著
李志民 译



ЖУК В МУРАВЕЙНИКЕ (Beetle in the Anthill)

Copyright: ©1979, 1980 by Arkady & Boris Strugats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蚁巢里的甲虫 / [俄罗斯] 斯特鲁伽茨基 著; 李志民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4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7177-1

I . ① 蚁… II . ① 斯… ② 李… III . ① 科学幻想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2226 号

图进字: 21-2007-27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蚁巢里的甲虫

著 者 [俄] 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译 者 李志民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杨 枫

封面设计 漆 龙

版面设计 漆 龙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 × 203mm

印 张 6.875

字 数 140 千字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7.00 元

ISBN 978-7-5364-7177-1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俄罗斯科幻文坛双星——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

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一母同胞的嫡亲兄弟,是继别里亚耶夫之后俄罗斯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科幻大师,堪称俄罗斯科幻文学泰斗,里程碑式的巨星。

哥哥阿卡迪 1925 年 8 月 28 日生于黑海边上的石油城巴顿(1991 年 10 月 12 日逝于莫斯科),弟弟鲍里斯 1933 年 4 月 5 日生于列宁格勒。兄弟两人均为俄罗斯作家协会会员。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出身于书香门第,母亲是一名教师,父亲是列宁格勒历史博物馆的艺术史家。哥哥阿卡迪在二战时入伍,曾被送进一所军事语言学院学习,以翻译日本名著而闻名,复员后,曾先后在莫斯科国际科技情报所、国家文艺出版社、国立儿童读物出版社担任编译工作。1964 年,阿卡迪担任俄罗斯读书爱好者协会俱乐部教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并分管莫斯科作家协会分会散文部、科幻及历险文学委员会工作。

弟弟鲍里斯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机械数学系,但却以天文学家的身份,在普尔科夫斯基天文台工作多年。自 1973 年起,鲍里斯一直担任列宁格勒科幻进修班主席。同时,他也是俄罗斯著名

幻想文学奖项“铜蜗牛”奖评审委员会唯一主席。2002年,鲍里斯获俄罗斯国家文学年度奖;2003年,他创办大型科幻文学杂志《21世纪日正中天》并亲自担任主编。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从1957年起开始合作,创作了无数科幻佳作,直到1991年兄长过世为止。他们的长篇处女作《紫云之国》于1959年出版,第二年,随着短篇集《通往阿玛尔切亚去的路》和《六根火柴》的面世,他们科幻作家的地位得以确立。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创作主题广泛,主要围绕着社会、哲学、人类文明发展、心灵探索等深刻议题,叙事擅用荒诞、讽刺的手法,继承了19世纪果戈理、谢德林的文学路线。他们的作品有别于一般的科幻小说偏重科技或宇宙飞船之类的物质面描写,总是以人与社会为中心,辅以科学幻想。他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路边野餐》曾被前苏联导演塔科夫斯基改拍成电影《潜行者》,成为20世纪的经典影片。

2001年,俄罗斯一科幻网站在科幻迷票选的基础上评选本国70本最佳科幻小说,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作品独占其中四分之一,而且,前10名中有7本是这两兄弟的作品!

两人代表作有:

短篇集:《外来》(1958)、《自主反应》(1958)

中篇集:《路边野餐》(1972)、《亡人之信》(1979年获俄罗斯国家科幻文学奖)

长篇:《紫云之国》(1959)、《通向木卫五的道路》(1959)

系列长篇:“正午”系列(该系列1990年获“别里亚耶夫”奖),

包括《22 世纪日正中天》(1961)、《逃走的企图》(1962)、《遥远的彩虹》(1963)、《做神难》(1964)、《人烟之岛》(1971)、《小孩》(1971)、《来自地狱的青年》(1974)、《蚁巢里的甲虫》(1979, 1981 年获“阿厄里塔”奖)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共联合出版了 25 部长篇及作品集,译介了不少像阿西莫夫这样的世界著名科幻作家的作品。由于对俄罗斯和世界科幻做出的卓越贡献,他们在国内外数十次获奖。截至目前,他们的作品已被译成 33 个国家的 42 种语言,全部约 500 版。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名家的科幻作品都有向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致敬之意,比如近期的美国科幻大片《阿凡达》。

1987 年,他们兄弟二人曾作为嘉宾出席在英格兰不来顿举行的世界科幻大会。1997 年,俄罗斯克里木天文台发现的第 3054 号小行星,根据发现者本人的提议,被命名为斯特鲁伽茨基星。

本书的故事背景

第二安全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马克西姆·卡缅列尔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在五天内找到秘密潜回地球的进步使者列夫·阿尔巴金。经过资料分析和艰苦调查,他最终取得突破,为上司鲁道夫·艾克谢林茨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情报支持。艾克谢林茨最后锁定阿尔巴金女友的工作地——“地外文明博物馆”,料定阿尔巴金必定前往该处盗取“雷管”。

“雷管”是何物?它与阿尔巴金又有何关系呢?这得从四十一年前说起。

新纪元 37 年 12 月 21 日,鲍里斯·佛金率领的善辨踪迹者小分队在 EH9173 星系一颗无名星球登陆。三天之后,他们使用地下深层探测器在一处废墟下三米多深的岩层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房间。房间呈半球状,直径十米,以云游者社会所特有的材料和琥珀镶面。房间里有一台笨重的设备,经测定已经存在了四万年以上,队员们称其为石椁。

原来,这个所谓的石椁并非简单之物,而是一个美轮美奂的胚胎保险柜。保险柜里有十三个智慧人种的受精卵细胞,它们处于休眠状态,却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更令人惊讶的是,十三个受

精卵细胞已经被植入了某种神秘的芯片,而所谓“雷管”,就是激活芯片程序的激活器。

于是,有关部门召集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有的人认为,应该把石椁放回原处,原封保存。

也有的人认为,石椁的确是地球人的基因库,四万五千年前云游者就在理论上预见了人种基因的退化,因此他们采取措施,以这样的方式试图在未来复原地球人类。石椁一旦被打开,现代地球人就将获得亲眼目睹自己远古祖先面貌、解剖学和生理学特征的机会。

更有的人认为,云游者倾向于把别的智慧生物当成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即假想的“中间人”。这种人在卵细胞阶段就已经被植入了某种程序,必然会按照云游者的意图去完成任务。石椁是一种思想意识炸弹,而“中间人”则是一种预谋植入人类文明的破坏分子。

第二安全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科莫夫认为,卵细胞应当立即激活。

正当会议进入高潮的时候,佛金给科莫夫传来了紧急密电:十三枚卵细胞已经全部完成了第一次裂变!

小说所描述的整个故事就此开始……

门旁

站着几只豺狼，

有人开枪射击，

它们统统死去。

——俄罗斯童谣

78年6月1日

第二安全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马克西姆·卡缅列尔

13点17分,艾克谢林茨把我叫去。他没有抬头,我只能看到他那满是白色老年斑的秃顶。这说明他非常焦虑,而且情绪不好。但这不关我的事。

“坐。”

我坐下了。

“要找一个人……”刚一开口,他就突然停住,很久没再开口,眉头紧锁,面带怒容。可以猜想得到,他对自己刚才讲的那句话不满意,要么措辞不佳,要么内容不对。他很讲究表达的绝对准确性。

“要找什么人?”我问道,想帮他摆脱这种语言上的尴尬。

“列夫·维亚切斯拉佛维奇·阿巴尔金,一名进步使者。前天从萨拉克什星极地站离开,来到了地球。到达地球后,他没有登记注册。我们必须找到他。”

他又停顿了,第一次抬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圆圆的,绿得不大自然。他显然很困倦。我明白,问题严重极了。

严格说来,阿巴尔金是一名制度破坏者。一般情况下,进步使者返回地球后可以不登记注册,因此,他是否注册登记未必会引起委员会的注意,更别说让艾克谢林茨亲自抓捕他了。这时,艾克谢林茨显得疲倦极了——我觉得他似乎马上就要靠到椅背上,呼一口气,以一种轻松的口吻说:“好了。对不起,这件事我自

己干算了。”——这种情况是有过的。虽然不多,但是有过。

“有理由相信,”艾克谢林茨说,“阿巴尔金是躲起来了。要是十五年前我追问过一句他是什么人生的就好了。现在过去了十五年,错过了追问的良机。

“你一找到他就通知我,”艾克谢林茨继续说,“不许有任何暴力行为。总之,不能施暴。找到他,监视他,通知我。要求就是这些,不多也不少。”

我赶紧点头,表示充分领会。但他还是死盯着我不放,我只好故作镇定,认真地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

“我应当找到他,盯住他,然后通知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试图抓捕他、惊动他,更不能和他交谈。”

“是这样。”艾克谢林茨说,“现在谈下一个问题。”

他把手伸进桌子侧面的抽屉——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会把珍贵的信息存储器放在抽屉里——从里面取出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我马上想到了弘纪^①语中那东西的名字,确切地说,就是“文件匣”。不过,直到他把它搬上桌摆在面前,又把骨节粗大的长手指放在上面,我这才敢叫出来:

“文件匣!”

“别打岔!”艾克谢林茨厉声说,“注意听好。委员会里没有人知道我对他感兴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刻有人知道。所以你能自己单干,没有助手。你的小组现在转归克拉夫吉亚负责。你必须当面向我报告,无论如何不能破例。”

必须承认,我惊讶万分。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在地球上还没接触过级别如此之高的秘密。说实话,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竟然会有这种事。所以,我斗胆问了一个相当愚蠢的问题:

^① 萨拉克什星上的一个国家。

“‘无论如何不能’，这是什么意思？”

“‘无论如何不能’，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参与此事的还有其他人，但是，既然你和他们永远不会见面，那么实际上，他的情况也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了。当然，在找人的过程中你必须和很多人谈话，你可以编故事给他们听，你自己编。没有故事好编的时候，你就跟我说。”

“是，艾克谢林茨。”我顺从地说。

“然后，”他继续说，“看来，你得从他的社会关系入手。至于他的社会关系，我们掌握的全部材料都在这里。”他用手指敲了敲文件匣，“虽然不太多，但有刚开头你需要的东西。拿去吧。”

我拿过文件匣，我在地球上从没碰过这种东西。不透明的塑料盖上有一把金属锁，盖子上面印着一排洋红色的字——

列夫·维亚切斯拉佛维奇·阿巴尔金

下面不知为什么还有个编号：07。

“请问，艾克谢林茨——”我说，“为什么用这种形式？”

“因为用别的形式就不会有这些材料了。”他冷淡地答道，“顺便提醒一下，不能用晶体存储器拷贝文件。你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显然，这就是说不许再提问题了，他下了一道恶毒的逐客令。本来有很多问题可以现在问，但是，在不了解文件内容的情况下提问，没有太大的意义。不过，我还是冒险问了两个问题：

“期限是多久？”

“五昼夜。不能再多了。”

怎么都完成不了，我暗自盘算了一下。

“我是不是应该确信，他现在就在地球上？”

“肯定在。”

我起身要走，他偏偏又不让我走了。他的绿眼睛专注地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瞳孔一会儿缩小，一会儿放大，像猫一样。当然，他很清楚我不太满意这个任务，我觉得它不仅奇怪，而且——温和点的说法是——盲目。但不知何故，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不过这会儿，他实在不好什么都不说就放我走。

“你还记得，”他最终还是开了口，“在一个叫萨拉克什的星球上有个名叫西戈尔斯基的人吧，绰号‘云游者’^①？他追踪过一个名叫马克……的伶俐的毛头小子。”

我记得。

“是这样，”艾克谢林茨说，“西戈尔斯基那时没有找到那个人。但是，我和你应该能找到，因为现在要去的星球不是萨拉克什，而是地球。列夫·阿巴尔金也不是毛头小子。”

“我能谈谈疑难之处吗，头儿？”我说，想解开困扰着我的疑虑。

“干活儿去吧。”他没有答应。

^①“云游者”系鲁道夫·西戈尔斯基·艾克谢林茨20年前的绰号。此处艾克谢林茨说的就是他本人和马克西姆。

78年6月1日

进步使者列夫·阿巴尔金的一些情况

我把安德烈和桑德罗的关系移交给克拉夫吉亚时，他俩很惊讶，都有点儿不死心。最让我担心的是，他们不愿服从命令。我只好大声训斥他们，两人这才一边埋怨，一边用怀疑的目光瞧了瞧卷宗，悻悻离去。他们的注视激起了我一种突如其来的担忧：应当把这个“神秘的文件匣”保存在哪里呢？

我坐在办公桌前，摆放好卷宗，机械地看了看文件目录。七份报告，时长一小时十五分钟——正好是我在艾克谢林茨那里待的时间长度——我认为，自己已经顺利地把全部工作关系移交给了克拉夫吉亚。所以，我就仔细阅读起卷宗来。

如我所料，卷宗里除了文件之外，什么也没有。里面共有二百七十三页编有页码、不同颜色、不同质地、不同规格、不同保护级别的文件。我已经足足有二十年没和这类文件打过交道了！我首先想到的是把这些文件塞进译码器里，但我马上又镇定下来。文件嘛终归是文件，就把它当文件对待好了。带磁锁扣的、精巧的金属设备密不透风地封住了所有文件页。我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有一张毫不起眼的普通无线电报卡片塞在匣子顶部的夹子下面。这封无线电报是艾克谢林茨今天——也就是他把我招去之前十六分钟——才收到的。以下是电报内容：

6月1日13点01分

发报人——大象(代号)

收报人——云游者

回答您6月1日07点11分提出的关于特里斯坦的问题。现告知:5月31日19点34分这里收到萨拉克什基地-2指挥员的消息,援引如下:古侏(阿巴尔金,岛国II^①舰队司令部密码译员)失踪。5月28日,特里斯坦(洛芬菲利德,基地巡查医生)出诊,给古侏做定期健康检查。今天5月29日17点13分,古侏乘小艇来到基地。他说,特里斯坦在不明情况下被II舰队司令部抓捕后枪杀,他想弄出特里斯坦的尸体送到基地,但他暴露了自己,所以没能成功夺回尸体。突围时,古侏身体没有受伤,但很可能会引发精神疾病。因此,他迫切要求乘611航班前往地球。援引完毕。

又:611航班5月30日22点32分到达地球。阿巴尔金没有与监察委员会保持联系。今天(6月1日)12点53分,他没有在地球上登记注册,他也同样没有在611航班航线上的其他站点登记。

大象

进步使者。就是这样。我可以坦率地承认:我不喜欢**进步使者**。说起来,我自己虽然也曾经是首批**进步使者**中的一员,但那时这一概念仅仅用在理论方面。而且还应当说明,我对**进步使者**的态度算不上独树一帜。这不足为奇。因为绝大多数地球人其实都很难理解,为什么没有折衷方案,只有其他两种情况:要么他们比我好,要么我比他们好,谁好谁坏永远分不清楚。对一个正常的地球人来说,**进步使者**这种称号有些不可思议。这我很理解,

①II是俄文字母,此处代表番号。

因为我还没来萨拉克什星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我清楚地知道有这样一种世界观：承认一个智慧载体是人，那么这个人在道德上与你就是相等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就只可能要么比你差，要么比你——即使他的伦理观念、道德标准跟你千差万别，也只可能有这两种结果……

那时缺少理论素养，经验积累也不足。一个人经过道德考验、见证世态人情、脱胎换骨、再积累一些无趣的回忆，就是为了最终理解——不是单纯的理解，而是把过去曾视为庸俗的思想融入世界观——这种思想的内涵就是：世界上确实存在智慧载体，不管你过去怎样，这些载体都比你糟糕得多……只有那时你才能把人分成外人和自己人，拥有在危急情况下当机立断的能力，你首先学会的是勇于行动，然后才是分析研究。

在我看来，进步使者的实质就体现在，他们善于把人果断地分成外人和自己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本事，大家才能审慎乐观地对待他们：一方面要应酬，一方面又不能失去警惕；既要保持令人生厌的警觉，又得和他们朝夕相处。这样一来你就无计可施了，只好忍受下去。我们这样忍耐着，他们也必须忍耐。因为不是进步使者，就是某些普通地球人没事可干，被迫去地球以外工作……幸好，如今我们第二安全监察委员会里的人很少和进步使者打交道了。

我又重新仔细地阅读了一遍这封无线电报。奇怪，这么说来，艾克谢林茨感兴趣的对象其实是特里斯坦，而特里斯坦也就是洛芬菲利德。为了了解这位特里斯坦的情况，他自己今天很早就起床了。他抱歉地把我们的“大象”先生从床上叫了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位“大象”先生是公鸡报晓时才睡下去的。

还有一件怪事：他好像事先就料到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

只花一刻钟就做出了寻找阿巴尔金的决定，并且还为我准备好了他的卷宗材料。不难猜想，这份卷宗肯定早就在他手边了……

不过最奇怪的是，最后一个看到特里斯坦（哪怕是尸体）的人是阿巴尔金。但是，艾克谢林茨只需要阿巴尔金做特里斯坦案件的见证人，那么，那个“云游者”和毛头小子的不祥故事又说明了什么呢？

噢，当然啰，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一共二十种，其中不乏天才般的设想。比如，阿巴尔金被帝国情报机关收买，杀死特里斯坦·洛芬菲利德后，在地球上藏身，他杀人的目的就是要渗入世界理事会内部……

我又读了一遍电报，才把它放到一旁。好啦，看文件的第1页：

列夫·维亚切斯拉佛维奇·阿巴尔金

密码：xxx

基因密码：xxx

出生年月：38年10月6日

养育部门：瑟克特夫卡尔第241寄宿学校

老师：费多谢耶夫·谢尔盖·巴夫洛维奇

受教育学校：进步使者第三学校（欧洲）

辅导员：戈恩·艾尔恩斯特—尤里

职业爱好：动物心理学，文艺表演，理论异种^①学

工作经历：58年2月至58年9月毕业见习——在萨拉克什星，体验在自然条件下地球人如何与大头人种族接触……

看到这里，我停住了。确实是这样。我好像想起来了。不错，那是58年的事。来了一大帮人——科莫夫、拉乌林克松、马

^① 异种，指非地球的、非人种的。